

中国当代名家经典系列

流动的沙滩

潘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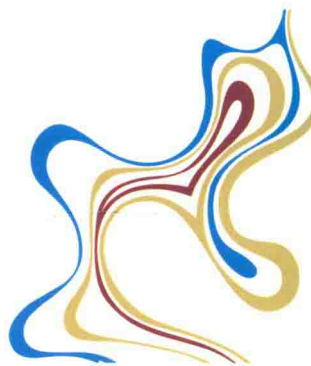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榜首

潘军小说精选汇编

曾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参考资料”



开明出版社



流动的沙滩

潘 军 著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动的沙滩 / 潘军著. -- 北京 : 开明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131-4640-1

I . ①流… II . ①潘…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0001 号

责任编辑: 卓玥

流动的沙滩

著 者: 潘军

出 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目 录

- 001 / 白色沙龙
051 / 南方的情绪
101 / 蓝堡
144 / 三月一日
182 / 流动的沙滩
226 / 海口日记
278 / 重瞳

白色沙龙

一

我头一回见到达宁就断定他是个混蛋。可他说达宁这两个音节若放在英语里就纯粹是“亲爱的”“心肝”一类的意思。于是我就唤他“亲爱的混蛋”或者“混蛋的心肝”，他坦然接受。

达宁的父亲是位下台养老的高干。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连达宁也无法说清。这老人天生怕热，执意要住本城最高点。但是碰上断电或者电梯发毛病时他就极大地表现出思考犯了片面性错误的懊恼。而达宁头痛的是当初设计这房子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在晾台上装一架轱辘。达宁的母亲由于职业信仰对卫生高度重视，她说我宁可过露天生活也不忍看见家中有煤球一类的杂货。她要求有关部门考虑一下她的生活理想，于是才有了楼顶平台上的那个尖尖的铁屋。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达宁历来以丢三落四显示自己的存在。为此他每周至少要同其妈反目两次。唯一的选择是他与杂物的位置对换。“你放心，”他对老头说，“一断电我就下来把

你换上换下。”老头就相当感动，把铁屋钥匙掏出并且要求道：

“不许在里面胡来。”

“什么叫胡来？”

老头只挤了一下眼。据后来达宁说这一细微表情使他对老头青春期的童贞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那时我在下面一个什么局里当见习干事。有一天，大概就是达宁弄到铁屋那天，他给我挂来了长途。他张口就说我必须马上调过去，因为有了个属于我们的铁屋。我问如何才能过去，他说照顾夫妻关系什么的。“记住，这理由最硬！”他说，“结婚证我替你借。”这事越扯越乱，我就说：“达宁。拜拜吧！”这句话碰巧被我的上司听见，立即问我：“恋爱了？别瞒，你说达宁可就是亲爱的？宋美龄总是这么喊老蒋的嘛！”我于是以达宁的名义打了调动报告。但是没有批准。上司说：“人才难得呀！好不容易才弄到个大学生。你可以把你那位达宁调过来嘛，这地方不比市里差，鱼至少便宜七八毛。”

其实我之所以要调走是因为这地方什么都便宜，连人也便宜七八毛。

后来皇甫正式出任于希的秘书。他把我的能耐放大几十倍介绍给担任重要职务的于希同志。不久一纸调令下达。

我去省城的那天早晨，天气极好。同事们捧着茶杯来送我，

他们像平时那样同我讨论奖金与福利问题。这使我极端心花怒放——我巴望自己的去留之于他们像见到一片叶子落下那么自然。我搭的是便车。我的行李先日办了托运，所以有手去握那些被茶杯温暖了的手。这个程序刚完毕，上司出现了。他丘陵般的体魄极容易区别于其他。上司沉重地走向我，像来认领一具无头尸体似的悲哀流了一脸。他突然提高嗓门说：“上面太不像话！尽挖墙脚！这样的人才我们是要用的！”

我到的时候，达宁像个举世无双的刽子手正依照二郎的设计抡着板斧咣咣当当地补开一个窗户什么的。达宁一贯对二郎崇拜得无以复加。二郎是我们班公认的秀才。他那炉火纯青的作弊手段远远超出社会的意识范围。二郎说这些窗户多样而不统一完全符合现代美学原则。皇甫始终对这一串举动保持缄默，只仰脸盯着二郎，想让对方相信他是尊重这美的实践的。第二天我陪达宁去裁玻璃。由于尺寸变化无穷所以那位精瘦的女师傅温柔地骂我们是疯子。达宁说这下长见识了，长了二十五年总算听到了这个评价。后来他又提出买窗帘什么的。我说等学会了胡来再买不迟。他说完全对，窗帘后面一般都是胡来。

有一天皇甫突然说不该把这屋子都涂成白的。虽然干净但看了很伤感，总觉得是走进了太平房似的。达宁说他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不会走路，有时下班还摸不到家门。“现在好了，”他说，“高高的楼上白云飘，一目了然。”二郎说绝对不是白云而是白旗，窗户和弹孔一样的形状。

“一面弹痕斑斑的白旗。”二郎说。

“难道举手还遭打？”我说。

二

关于机关达宁有过精辟的描述。他说，是驴粪蛋。起初我对这一描述视为荒唐，等有一天我亲眼瞧见驴那玩意时我才以为达宁是大手笔。

区别机关的大小，内行人知道标志是门的出入是否方便。越不易进的门就越意味着机关的大。我妈说进这个门见我一面不比唐僧上西天取经轻松多少。可是有位朋友曾大为羡慕地对我说，别人进那个门顶顶费事而你们到了门口武警便立刻行礼。我说这是弥天误会，那些武警对我抬抬小臂并非是企图行礼，而是要我出示证件。我哪怕每天出入一百回，他们也照样是证件，证件个没完。我生来记性就坏因此常常忘带证件，于是就常常和钥匙、伞一类东西搁到一堆让别人来认领。但是他们能在零点几秒内识别那些像鸭头似的小车是谁谁谁的。所以皇甫在这方面人格得到了极大的维护。人们一只眼睛看清了于希同志的同一时刻另一只眼睛也瞄到了皇甫。他是我们班唯一的老三届种子，是班长兼学习委员兼三门课代表。我一直坚信：如果将地球割一块交给皇甫，他完全能将它收拾成一件高档工艺品。

我报到那天，皇甫陪我办完一切手续然后领我去见于希同志。临进门时他低声说：“注意点儿。他问你就答，不问不答。”我说这有点像过堂，区别是双方皆为好人。

我首次见到于希同志是大学三年级下学期。他当时好像是个什么部长，被请来向全校师生作关于思想方面的报告，他不带一页稿纸却能讲上两个钟头并且毫不重复。最令人激动的是这位当时年仅四十二岁的高干能把大道理与小道理掺在一起讲。

于希同志明显地大了一圈。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趁他埋头点火时我把过滤嘴抠了。我抽不惯带嘴的烟。

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刻钟。于希同志的表达能力有增无减。至于谈了些什么我当天下午就记不上来了。

我说过，我记性不行。

我的办公室整齐地摆着六张式样一致、色彩一致、距离一致、方向一致的办公桌。因此第一印象我觉得是进了裁缝铺。很长时间以后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处长老肖，他连拍大腿说：“是这么回事。我们就是干量体裁衣、缝缝补补的。”老肖除掉背有点弯外完全可以去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我正式上班的那天，老肖向我介绍了我们这个机构的职能和作用。那会儿他说：“总之，当好首长的参谋、助手和哨兵。”

“哨兵……负责首长的身家性命？”

“不不，那是保卫处、警卫班的任务。我们是及时掌握思想动态。这很重要。”

“你还会写小说吧？”有一次老肖突然问道。

“写着玩。”

“有那么简单？小说不像材料，全凭硬想。作家，多不容易的事。”

其实我写小说纯粹是因为无聊。福克纳看到舍伍德·安德森只消上午写写小说其他时间便喝酒聊天，于是就决定去当个作家什么的。我是白天昏头昏脑而夜里又没有女人吊膀子，所以才提笔玩玩。几年前我弄出一篇大概是关于一个少女领着一条牯狗半夜钻进原始森林的故事，不久我被称作表现异化主题并且手法上深得加西亚·马尔克斯三昧的青年作家轰上文坛。我接受第一位记者采访的前五分钟沉着地坐在抽水马桶上把《百年孤独》的前言部分浏览了一遍，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位写小说的叫加西亚·马尔克斯。

老肖你别以为我是在吊你胃口。你要是写小说就会明白了。我就是为玩而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别的我一概不管。那是评论家的事。他们会一套一套地替你说，直到完全把你说糊涂为止。

我坐的位子原先皇甫坐的，靠门。于是斜对面文印室里老牌打字机的旋律绕我起伏。听说那里面先后到了三台静电复印机但寿命总和不过半年。那两位姿容妙曼的打字员整天噤里啪啦地对着干，把我整得要死。有一回我闯进去准备大喊大叫，可她们都像情人似的对你微笑。

三

达宁在电台文艺部充记者。所谓文艺部无非是个脏得出奇的磁带仓库。那伙人像耗子似的每天在里面钻八小时。达宁说这完

全是天意所决，他就是鼠年产的崽。这混蛋整天蟒一样地缠着我。上午我总共接了七个电话就有六个是他的。最后一次电话他要我晚上去白色沙龙。“不是周末再聚吗？今天才……”我没说完他就把电话扔了。

黄昏时落了小雨。我最见不得这种嗙声嗙气的雨，而诗人总愿意拿它比作淡淡的惆怅什么的。我想想还是把伞放下了。我讨厌走路时手里拿个什么玩意，无论是书还是刀。我就喜欢把手插在裤袋里走。

刚上大街，路灯就亮了。起初几分钟灯像烧过头的炭，过后又是色迷迷的。我顶着这下流的光往前走。一连几家商店正放着立体声流行歌儿。那几位为人还不算熟知的歌星越唱越放荡。有一首曲子说是献给老山英雄的，抖得好凶，但我坚信这腔调英雄听了腿准打软。这条街有一截在拆迁，先竖起来的几幢楼都没个顶，因为等款子有了还得加高。人不多，汽车却呼啦啦地不断。城市又残废又疯狂。十字路口新近搞成的人行天桥王八似的趴着，而晚报上已公布它为本城八景之一。我踏过去就想小便。可是这条街上公共厕所仅一处，造型美观大方胜过公园的亭阁水榭。进这空间解大手得掏钱买纸，因此设计者从经济效益出发把小便池压缩成一条裤带长。那个把关的半老女人完全是个性变态者，你不买纸她就通过镜子监视你可在作弊。

突然断电了。大街像个隧道。当黑暗融化后人声便如潮一般层层叠叠地在周围涌起。断电是本城特色之一。二郎说这时刻人

最容易丧失理智，我想是这么回事。但狗不。狗总把蠢事放到光天化日之下，倒蛮坦白。不像我边上的二位，一断电男的就把手朝女的颈口下塞并且还拿本杂志挡着。火柴烧尽烟还没点着，我把烟揉了揉。我想起了她。不过她对我失去兴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雨还在下……

到了场我才知道今天是达宁的生日。

达宁说 he 有两个生日。他父母记的是阴历八月，他记阳历九月。“好像拿破仑·波拿巴是九月生的。”他说。

“阿道夫·希特勒也是。”我说。

天晓得是不是。我至少有五六年没过什么生日了。我记性不行。

二十五支蜡烛插在空啤酒瓶里，烧出一片辉煌。光自下面来，因此我们脸上都像被削掉几块似的让人一见倾心。我们什么也不吃，只喝啤酒。我们都能喝。二郎说啤酒是最有效的思想工作，喝了就嗝气。皇甫说今天是达宁生日，最好拣开心的事谈。我们就委托皇甫说几句大吉大利的话。皇甫要我说。他认为我是个出口成章的家伙。但是不知从何时起任何话一经我舌头弹出就馊了。这种隆重场面该前排就座的只有皇甫，因为他年长并且气质也十分对路。皇甫思索许久，终于说：“达宁，祝你长寿！”二郎说不如干脆直呼达宁万岁的好。达宁把手一挥说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说生也如此。达宁就说：“那么我生来就轻于鸿毛，死后亦然。”二郎说皇甫正好相反，生死都挨着泰山，如今已是第三梯队队员了。皇甫听了就不大自在，说：“第三梯队又何足挂齿呢？我的确是庸常之辈。即使有点进步，也是……”“皇甫，”二郎说，“在这地方不必那么歪曲自己。狗娘养的会拿你的头去讨封！”见二郎有点发毛，我说：“还是继续谈泰山鸿毛吧，这似乎是个哲学问题。”

达宁说既然话题属于哲学范畴就无需再谈，因为哲学这玩意是专教人使坏的。

后来我们不再说什么。我们围着圆桌坐着。二十五支蜡烛沿着桌边排开烧出一个发抖的光环，和老耶稣脑门上的那个差不多。

四

那夫晚上我撬啤酒瓶没留神使泡沫跑到了二郎脸上。二郎一动不动像个接受割礼的家伙那么优美地闭着眼。二郎对什么意外都能做到脸不改色心不乱跳，这我早就领教。当初我们插队的地方相距不远。有一天我队民兵拿下了邻乡的一个偷山芋的叫二郎，悬梁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但口哨吹得激动人心。上午我去二郎那里，见面他就说啤酒沫子喷到他脸上很不好受。“当时我像是挨了一耳光，”他说，“女人手打的。”我问是不是因为他的脸给女人手打惯了的缘故才有这种感觉。他做思考状。

我说过，二郎是个奇才。他可以叫人一日之内三次肯定他也

三次否定他。本来他分配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文学杂志社当编辑。这个职业之于他就像钢琴之于肖邦一样的合理。他立志要以刊物为堡垒同文坛败类们血战到底，结果一枪未开他就跑到什么经济研究中心去了。我敢拿头颅担保那时二郎对经济的理解如同阿 Q 对爱情的理解。可是不久社会上就吹风说我省经济学界又升起了一颗代号为二郎的新星。对此我又不觉奇怪，在朦胧诗兴起的年头排在北岛舒婷这一拨人后面的就有个小子叫二郎。我至今弄不清二郎为什么离开那个中心而赴工人文化宫出任首席导演。其实他到职的那天他就开始讨厌这个职业了。他说所谓导演无非是把男人女人随便编排尔后逐一捉弄的意思。大概就在这时期，二郎断然和毕加索私奔了。

二郎的画据说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档次。我很喜欢也很不懂。但我不得不承认二郎的每一次改行都使他的名气扩大一圈。我不希望二郎以画画为终身职业，因为已经有会这门手艺的机器人了（凡机器人会干的生物人最好就别碰）。二郎说只有做官才是终身职业，可惜又没有做官的机器人。我说这个理想一旦实现那么地球就顷刻报销。世上没有比把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一类的码子输入机器人尔后成批生产的事更可怕了。

二郎决定在三十岁诞辰那天举办个人画展。

我不止一次地申明过，我写小说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玩。即使明年的十二月十日我立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那个铺着猩红色天鹅绒的台子上去接受一笔被称作诺贝尔文学奖的不义之财，我

也会这么讲。但是这种活生生的内心表白总叫一些高雅博学之士理解成作家个性或者文人怪癖。如果我不承认，他们就说是形象大于思维。倒是我的那些同事极有涵养。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小说什么的。仅一回，我来了七百九十八块三毛的稿费，赢得了诸君的几分钟重视。他们无不羡慕我以一块七毛钱之差逃脱了个人所得税。我就以大难不死的表情接受了同志们的祝贺并且深致谢意。

“注意点！”皇甫说，“几个臭钱值得搞个满城风雨么？”

“是收发那小子穷喊出去的！”我说。

“有人说你笔头子硬，但这不是恭维，接下来他们会说你不务正业！”

“我上班从没写过他妈的小说，不信问老肖去。”

“但他们可以认为你不热爱本职工作，否则你不可能写出一批批的小说。他们坚信一心不能二用。”

“我一心不仅可以二用还可以三用甚至四用五用，要算账就逮我娘老子好了！”

“如果业余时间也想想工作那不更好吗？他们会这么说。”

“难道在交配时也想想工作？”

这个城市是以出产一种臭油干子闻名于海内的。有钱也难买口福。无论如何这笔钱得花掉。当然烧掉或者被人扒掉更好。这或许能拍着那几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同志去做个好梦。可惜我也

缺钱。我说过这是不义之财。作家无疑是骗子，骗人骗生活还嫌不过瘾还要骗钱，然后去添高档电器或者再结一次婚或者攒够份子设立个基金奖金什么的给自己进阴曹捐一道门槛以示万古流芳。

我的钱历来和手纸放一起，这样方便。

五

每天上班前都要乒乓乱忙一阵。拖地、打开水。我们这个大院大概就缺少个打开水的地方因此必须到外面去。那会儿门就显窄因为一边是进来的各式进口轿车占四分之三另一边是出去打开水的队伍占四分之一。有一回我打开水与皇甫正撞。他刚送于希同志去机场，见到我便下了车接着就伸出手要握。我疑心这家伙有点变态。我们一天至少见十次面，可他还坚持搞这些久别重逢的动作。于是我说：“你是不是想同我搞 homosexuality（同性恋）？”他大为震惊，凑到我耳朵边上骂道：“狗杂种！”这里的人都叫他“小皇”。

我总想迟到。可是谁叫这屋里偏偏有位老肖呢？自他投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没有请过半天事假，当然更谈不上犯迟到的错误。老肖善坐并且保持着一种姿势，我就惊叹不已。而他一天坐下来居然还能如溜冰般飘逸，就更让我叹为观止了。我难免不产生点懊悔。我在下面的时候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坐过八小时。对面街上有个书店，我天天要钻进去两回胡翻一气。我那个科长对

此不以为然。这并非出自他的修养与开明，而是他经常要利用这八小时去买菜或者拉液化气。他每次离开办公室都要把茶杯续上新水然后拿掉盖子让热气不断升腾。再就是随便打开一期《红旗》并在上面搁一支红蓝铅笔。最后一道工序是将抽屉拉出半截。这一切布置好他就大步流星地开路了，下班的前一刻他一边系裤带一边笑容满面地与大伙打招呼。

今天我到的时候办公室还只有老肖。他刚泡好茶，在等报纸看。见我来了他照例说声“早呀”。我就笑了。我说你老肖这么喊很有点问题，你每天比谁都早可你说别人早呀早的，这岂不是挖苦？“喔……”他立刻欠起身，“你听见别人这么议论过么？”我说没有，但是否也有人这么想过我不敢保证。老肖沉重地坐下来：“谢谢你提醒了我……”

于希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全体起立。他每回来都要谈好久。他不落座大家也就不坐。所以每次我都及时地给腰部找一个支点。

于希同志传达了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说是要搞一次调查，看看农民这几年日子过得够哪个档次。“这可是省委负责同志第一次直接给我们下任务呀！”他强调指出。他要求我们拿出第一流的成果。“具体的事待会你们与小皇谈。”他说。他从不谈具体。（我发现官越大就越不谈具体，这叫宏观控制）于希同志断事向来利索。以后的几十分钟他向大家介绍了昨夜的梦境。他说他眼睁睁地看着抽水马桶冒泡，很快大小便泛起漫得一地都是。他说他急得浑身是汗有劲使不出有话讲不了。可是后来在大